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憑几集卷四

明 顧璘 撰

詞

蝶戀花

巴陵山行

秋色那知行近遠  
翠竹丹榆遞換  
撩人眼  
導騎纔隨山麓  
轉  
漁舟又渡溪流淺  
數過奇峯千萬點  
野興踈狂  
轉  
逗身輕健  
懸崖絕澗皆平坦  
寰中只奈人心險

驀山溪

平江馬上

肩輿謝却曠野獨鞭驄馬縣令小家風似道橋翁踈野  
笑渠豈解瀟灑念本來舊面目無虛假不在官高下  
當年庾亮玩月荊州夜醺酒向江樓顧官屬與之同把  
而今遙想此老興飄飄風流儘堪模寫莫對時人話

瀟湘逢故人漫

過瀏陽石洞嶺

山城曉發正初陽微暖宿霧方消林澗路迢迢愛雲峯  
翠滴霜葉紅燒旌旗宛轉又何知步入丹霄回望處江

湖滿地不禁烟浪滔滔  
村墟遠幾家烟火道邇來閭閻  
生計蕭條試說向當朝正海晏河清雨順風調知他  
甚事掇薪火漫燎鬢毛焦且休談觀風設教煩公少損  
征徭

望江南

離思

澄江水別後幾回潮黃鶴笛聲愁裏咽青龍山色夢中  
遙秋空正沈寥  
記來時楊柳暗河橋簫鼓臨風喧祖  
帳旌旗和月引征輶離愁何日銷

如夢令

曉行

紅日海東乍吐消盡千山宿霧無數暗樓鴉歷亂林梢  
飛去安步安步錦石碧沙江路

滿庭芳

見村社

黃菊摧殘霜寒雲冷村墟別有風情白蘋紅蓼相映水  
痕清且喜時和盜息是人家倉廩豐盈擊社鼓迎神答  
願兒女笑歌聲茅堂開濁酒橙苞剖密芋乳堆瑤任  
相逢箇禮爛醉呼名愛殺人間真樂休打算憲府神京

推恩念幾時  
酬却歸伴草堂靈

水龍吟

見水田樂之

潺潺碧澗歸田山人自識山家  
趣開春陽動土膏融暖  
便脩農務黃犢翻泥青秧刺水  
愛逢時雨但完官兩稅  
供家八口萬事何思何慮  
細數古來豪傑犁鋤邊儘  
多樂處伊尹深耕孔明薄種  
甚生出處江左夷吾終南  
捷徑豈堪儔侶判窮達  
由天卷舒在我證却此生公據

燭影搖紅

攸縣山行遇雨

微雨空濛青山一帶如烟隔綠楊霜後正凋枯特地蒙  
恩澤野草何知喜悅謂春轉江湘二月凍雲覆水朔吹  
鳴條較來還別仄徑游泥馬蹄滑處頻蹉跌天時人  
事好商量合變峯頭雪大地園林寒徹盡飛起滕王峽  
蝶衡山南去報箇豐年臘前三白

疎簾淡月

攸縣冬至風雨

深沈臺院獨自在他鄉怕逢佳節春盡離家忽地一陽  
時月雁書不到衡陽外盼關山幾多重疊滿城寒雨一

庭哀草助人愁切  
想兒女家園  
懽笑道而翁擁旄持  
節體國勤民  
揭天勲業  
吾良不似當年矣  
對大川悵無  
舟楫竹籬茅舍  
不如歸去當家溫熱

如夢令

雨懷

夜靜猛風將雨落  
盡紫榆千樹  
行客憶江南  
渺渺碧天  
窮處無緒  
無緒獨與寒燈  
賓主

少年遊

念往

南山豆隴東門瓜地  
天與十年間  
傍水栽松  
向風調鶴

俗事了無關 東君送上觀風駕  
逗留幾時還 薄暮浮雲清宵明月目斷過江山

憶秦娥

旅思

王程迫旌旗 催度金陵陌 金陵陌 一番回首一番頭白  
飛蓬遠逐天涯客 江梅又報年華隔 年華隔 莫教孤負舊京春色

長相思

同前

山花香水花香宛轉 湖南官路長 怕見早梅芳 愁三

湘度三湘烟水無邊是此方登樓堪斷腸

玉燭新

寄俞魯用

飄飄黃綬客向溟海東邊叅陪鳬  
鵠從來短簿非凡事  
認取鳳凰毛翮春秋滿腹舌瀾翻  
曾傾詞席數斗後豪  
氣凌雲看舞玉龍三尺  
今棲枳棘叢中且奔走風塵  
奉行條格丈夫舒卷隨時耳聊布  
蒼生膏澤鷄羣野鶴  
當自有知音求索從容展經濟雄  
才治安長策

渡江雲

寄徐君敘

葛巾新折角道衣儒履誰識舊王孫帝城高隱處寂靜  
槐庭碧柳暗朱門鴻儒上客長不斷載酒論文盡永日  
調琴對局生怕鼓鐘喧堪慙一身潦倒兩世攀援但  
柴車每造桂亭深醉來自散坐久忘言春風一別江門  
路劇相思最是黃昏更無奈楚山暮雨啼猿

過秦樓

寄王子新

虎卧天門龍騰鳳闕書法王家元妙畫爛衣襟磨乾池  
水透得舊來關竅更狂僧醉聖探奇掇雋縱橫顛倒愛

青年方盛高名歛起萬人稱好  
歎拙手勉強挑戈依  
稀撥鐙那識就中天巧欲取金丹并攜洛賦子細從君  
論討只恐揮毫遲留迅疾肘腕不禁衰老判千金買紙  
如山倩渠長掃

虞美人

自嘲

少日功名蹉跎過老去還將那楚臺風采竟如何堪恨  
筆端無力挽頽波  
澄清四海男兒事李范今誰是魯  
看舞袖笑郎當請公當筵自問短和長

謁金門

雨聲

聲滴滴似近小窗偏急獨客羈懷正愁寂謝君攬斷力  
夜靜顛風寥歷颯颯幾番如織家遠長憑歸夢覓此  
宵歸未得

蘇幕遮

晚行

日西沈寒又作掠面斜風欺負征袍薄遠近村墟烟漠  
漠宿鳥歸林何事間喧聒 莫歸期無定着臘盡春回  
客意偏寥落向老重教名利縛雪月風花白地成擔擱

摸魚兒

十二月十四日自衡入永

遠山低半留殘雪望中清景殊絕寒雲漸逐西風散村  
落午烟搖曳行路客被簿領沈迷又度隆寒月歲盡陽  
回何日是春來早梅花萼看透幾分白憶江左多少  
關河分隔異鄉空望明月衡陽飛雁都回矣欲寄音書  
那得情如結更斷酒拋詩幽恨憑誰說霜髯雪鬢不奈  
老年華禾畦麥壠覓取舊生業

倦尋芳慢

書懷

間窮往古萬變榮枯總歸無有樂善安常本是自家操  
守馬革功名蕉覆鹿麟臺畫像芻成狗太虛中看彩雲  
濁霧誰工誰醜 堪笑殺子蘭諧毀廉蘭交權枉多生  
受坎止流行物理本無紛糅天日清和聊散步風波變  
動須回首牢把定此心中外一生前後

花犯

冒霧往柳

曉鷄鳴登車就道殘星尚明滅水霧山雲偷曉弄陰晴  
四望凝結太陽高起青天上有光難下徹更莫論奇峯

佳樹一檠渾遮隔 陽回時候想南園綠草意欣欣思  
換春色願淨掃昏霾滿地飛蝴蝶喜行客身軀麤拙請  
毒瘴蠻烟休見嚇三飯外清心寡欲任爾天寒熱

蘭陵王

武岡春晴

晴光好正映李花穠縞連朝恹山雨林風適與東皇助  
工巧染垂楊野草布滿青青行道昇平世遍五嶺三湘  
處處韶華動懽笑 誰家兒女開競院落秋千彩繩飛  
裊江南此景知多少輕風南陌上寶馬穿花金龜換酒

恣顛倒祇愁城閉早  
煩惱想當日拉酒伴詩朋着意  
尋討青鞋踏遍閒亭沼自背却鄉井一齊都掃商量出  
處誰勝休只戀旌纛

白苧

浴起

浴蘭湯起坐向芝房桂室薰蒸百體頓覺形神和適視  
盤銘警戒安能及且落得清泉疏淪盡三冬垢積聊抖  
擻白袷單衣更換着飛雲舊烏焚香靜憩相與澄觀定  
息量浴沂此懷能幾人窺測堪惜靈均作賦謝客傳

圖火風假合妄比金身玉質豈解識虛空來去消息神  
奇臭腐從何生五蘊翻騰聲色古有形骸土木嵒康讓  
他知得更羨莊生直認身為客

減字木蘭花

春晝二首

綠陰亭沼天南二月春歸早起覓殘紅萬點隨風西復  
東 簷牙乳雀啄破苔花新試角柳外黃鸝欲弄新聲  
不住飛

柔萱如帶輕風粉蝶狂無奈院靜人間坐數行雲度遠

山驚心節序滿庭忽見吹飛絮莫憶家鄉碧水無情  
千里長

瑞龍吟

辰溪舟行

辰溪水想是銀漢分流桃源舊址楚中勝槩奇觀瀟湘  
雲夢參差難比峯巒美可信舟移天上人行圖裏稍經  
蕙浦蘭汀忽惹閒鷗一雙飛起 曾訪蘇公赤壁柳侯  
黃廟而今荒矣豈似萬丈丹梯千重雲壘天翻地覆紫  
翠無成毀試捲起疎簾危坐游絲飛絮亦為春風喜清

明兩岸開桃李戲作穿花士笑伏波哀  
萎向門生哀詠  
自傷邊鄙

眼兒媚

舟雨

逍遙老子怕閒愁  
冒雨蕩孤舟  
烟開柳岸風生桃浪人  
渡蘭洲  
青山萬點分濃淡  
雲氣學波流  
倚窗無事吟  
殘飛燕數遍眠鷗

蝶戀花

同前

畫舫輕搖風外櫓  
帶雨聲微乍  
似新鶯語  
午夢遙隨江

燕去醒來尚遶青楓浦  
羈游枉却流年度故國桃花  
落盡長松塢載酒何人來扣戶  
殘紅踏遍亭前土

菩薩蠻

二首同前

青山雨洗精神出  
趁得簾開飛送入  
鷓鴣逞毛衣船來  
來故不飛  
落絮生萍葉水面留輕蝶  
沿溪菜吐花池  
塘鳴亂蛙

溪行五日逢城郭  
耳靜愁聞喧鼓角  
到岸喜新晴登臺  
却起情  
杜宇無幽緒喚得春歸去  
春歸了不關花開

元耐看

憑几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憑几集卷五

明 顧璘 撰

賦

祝融峯觀日出賦

嘉靖丁酉仲冬幾晦姑蘇顧璘巡方至衡謁嶽神訖乃  
登祝融宿上方翼曉觀日出景象特奇遂述而賦焉賦  
曰維南衡之崇嶽標祝融之危峯下蟠據乎厚地上峻

極於蒼穹匪丈引之可度盡他山其難比隆睇四極而  
無蔽又何限乎寰中觀其欽崙萃律直上莫止捫厯參  
井靡高弗至躡浮履霄帝居或指足跼汗慄不敢俯視  
何其高也若乃斗杓既仄啓明未升漏刻已盡荒鷄甫  
鳴天莽蒼其一色泯萬動猶無聲謂日出其可觀乃跂  
望於高亭爾其游氛且凝灝氣欲豁萬里乍近沕沕穆  
穆睖彼陽輪尚爾淵汨冥迷遼漠恍不可度少焉先景  
上燭高漢舒白如火將炎太暗微晰羣望方勤目不移

盼積霽條裂閃爍驚電駭指失叫乍見一綫漂沈搖曳  
湧出波面燭籠外赤鳧卵中黃上殷下闇半吐半藏依  
微澁養如覲海色水火交爭良久乃脫於是金烏高舉  
若木影離羲和叱馭八表馳暉所可疑者視扶桑于咫尺東曠望而無窮日遲天於一度何環周之莫同參渾  
儀與宣夜猶想像其若懔大哉天之為天也固致詰而  
難終

巡方賦

烏臺大夫衣繡豸之服乘畫熊之輜環行下邑周訪窮  
巖軫民瘼之益劇輸精思於已殫方憑軾以省咎忽不  
知涕泗之橫潛俄而厖眉老人鞠躬次且而進言曰夫  
旱苗興於一溉渴吻津於望梅翳我山氓困極甚幸夫  
使君斯來矣今觀顰蹙無聊之狀豈有不足於私懷乎  
唯茲巡行磔一豪則百夫展色黜一貪則萬堵貼席糧  
莠既拔嘉穀乃粒亂絲不棼網紀咸秩釋滯格者若積  
汗蒙濯服新令者若離羽就戢公如不至則懸者孰釋

其縛壓者孰發其石乎今也柔良承風而趨先亮慝望  
影而辟易所謂曝寒簷以斯須之陽濡涸轍以升斗之  
澤斯亦蠲疾疚於什伯也何厚責過望不釋若此耶大  
夫曰謝父老甚苦奈何惠我猶未忠與吾聞王者立政  
以道為公陰陽陶冶雲雨帡幪衣人帛者唯樹桑飽人  
食者惟重農何嘗分簞救餓挾纊被寒力瑣屑以為功  
乎楚雖一藩幅員萬里山澤綿曠材篠脩美白金丹砂  
羽毛草觝生之波興積之山委賢哲何以廣仁吏才因

而致理也乃若荒間大野隱隱鱗鱗將不可使盡墾而  
舉趾乎情子游女食非其力將不可使條桑以治桑乎  
長林巨浸生息繁滋將不可時取而阜利乎稅政冗役  
如甯斯布將不可芟薙而更置乎非仁非賢其何能國  
吏顧不可以訓法而歸廉士顧不可以迪教而廣志乎  
古者成都之守俗化太丘之令盜恥節義之島由一夫  
君子之鄉由一士矧余總節度之權宜為天子之命使  
顧且倚刑威以糾邪繁科條而議制其何以弘濟廣被

也斯固鮮學寡聞弗克自樹於當世較然明矣已矣父老吾誠不能應安民之命請終返乎明農之事

序

常德府志序

按周禮大行人掌四方邦國之志說者曰即史也愚謂史者左右史所紀詳於人主言動志則山川食貨刑法禮樂之類皆是也秦燔先王典籍後世無傳焉至漢滅秦入關蕭何先入丞相府收秦圖籍賢者韙其意豈不

謂圖籍者王制官政所關切乎故司馬氏史記作八書  
班固漢史作十志皆王國之大政譬之人身手足耳目  
具而後成人必不可闕也是故觀其志可以知其政矣  
近世乃不然張皇形勝藻飾藝文徒以備方冊之玩率  
非其本實耳嗚呼志之設謂何乃亡本實至以侈觀乎  
不如無志愚行部至常德府考問風俗疇咨政理諸生  
乃呈郡志一編曰咸具是矣愚受而讀之乃少司馬高  
吾陳公洪謨所著志凡十目曰地理曰建設曰食貨曰

學校曰祠祀曰官守曰兵防凡疆域之經緯財賦之劑  
量政教之綱維灼如指畫可備損益志之體也曰人品  
則舉乎史矣曰藝文所以徵此者也曰方外蓋國典之  
所不廢殆兼苞與發凡舉例必先其大皆遷固書志之  
正法一切非今人所主存也昔韓宣子適魯見春秋曰  
周禮盡在魯矣今愚見司馬公之志將謂常德何哉遂  
序而傳之以為四國式庶幾乎繁文之損自楚始矣

高吾詩集序

兵部左侍郎武陵陳公嘗築室高吾之山讀書其中自  
稱高吾子東橋顧璘問俗其邑佳侯之接殷勤道故舊  
三日不能去乃為說高吾之義曰人唯不尊其身故不  
知吾之高斯終下矣知尊其身者非仁不廣愛非義不  
立方非禮不飭躬非智不發慮非信不固節夫然後卓  
然為萬夫之望蓋以吾自高乃能高吾於物也公曰有  
是哉吾有身惴惴自牧不敢狎孺子而矜窮羸猶恐有  
失於道何知身之尊乎璘曰非是之謂也君子之求道

也患不盡於物故抑而下諸庶民其待身也患不貴於道故舉而配諸天地惟下下則盡其道惟高高則尊其身下下高高並用而相成者也公何讓乎哉公自為士以至登公卿莫不以古人自期待故隨官所成輒出物表以其樹功之顯故必進進諸巖廊之上則士大夫宗之為領袖以其執節之峻故必退退諸丘壑之下則蒼生望之為霖雨非公自高其身而能巍巍若是乎哉公笑而不答乃出所作詩一編授璘為序捧而讀之聲律

體裁即所謂期古人而出物表焉者雖作之殊地要自  
高吾山所養發也為題曰高吾詩集云公名洪謨字宗  
禹同璘舉弘治丙辰進士方以兵部侍郎致仕居于家

聞山詩集序

凡天下巍然隆起皆山也曷盡聞乎得人而聞於世者  
衆矣衆則不暇悉舉請舉會稽之東山璘嘗陟其顛不  
大奇特今與會稽秦望諸山並聞天下不以謝安石為  
之標乎安石初居是山未起與王逸少諸君盤桓泉石

天下望之者以蒼生為憂及出輔東晉中興却苻堅平  
王敦之後復築吾江左土山以寓舊好亦號曰東山至  
今佳名不泯嗚呼人望所屬乃能光重山水如此乎吾  
榜太僕卿楊公初自諸生舉進士選入翰林時大司徒  
九峯孫公方居文選領袖縉紳乃以文章道義引為忘  
年友名翕翕動京國隱然楚南一安石也厥後歷諫垣  
數進讜議陟卿寺並持大體時方以公輔見待公遽拂  
衣謝歸築室聞山耕樵自給不求當世其雅度冲夷恬

於巖壑固若是遠乎方今民物凋瘵廟堂求戮力共濟之賢屬公甚切願杖策一出整頓康裕就京圻擇佳山效安石土山故事以移聞山於天上復成宇宙嘉話顧不偉也公幸毋忘於蒼生公為詩有天趣律調音節不厭繩削期於必合蓋風雅之正音也讀者常識其致固無容於多言公名禱字介福武陵人舉弘治丙辰進士號聞山山人

題少傅桂洲夏公應制集後

自昔大人奇合莫不本於問學夫問學以養則深以包  
則鉅對揚施措咸適機宜故能使堂陛之間驩欣交通  
若魚水鹽梅之相得復何間然之有非是則倖矣伊傳  
最盛見諸訓命純粹為精秦漢以下弗論論諸本朝高  
皇帝之於劉宋惟幄坐論苑囿同遊何其親密哉今觀  
覆瓿龍門之編海蘊日耀乃知迓寵結知胥此焉出不  
然神聖首出而宣他道可接合乎至今則少傅桂洲夏  
公再見矣惟主上睿資淵性同符高祖一時臣下莫能

為役獨少傳公初在諫垣言事露其芒穎其後經畧三  
晉兵事具合廟謨既而抒忠守正持論朝省陳禮樂之  
制撰風雅之詞無不大當上意益委腹心恩寵優渥鮮  
克與儷海內之士疇能測其萬一哉曩辱不鄙示教奏  
議若干卷既覩器畧之大未暇序贊今再誦應制集益  
仰天才超邁譬之神龍天馬絕出尋常萬萬矣觀夫機  
神所屬應答如響訏謨仰濟胎懃斯深遂使都俞喜起  
之風還在廊廟至其圖回治理贊決機務以措天下于泰山

磐石之安者又非疎遠所能悉斯殆宇宙間明良一大會夫豈偶然之遇也乎然非其問學淵闊左右逢原則亦安能契合無間若是其深也古稱伊傅朝美劉宋於公後先比德矣吁盛矣哉輒敢僭題緒言于末簡使天下後世知大人奇合有本非可倖焉者也

題靖陽沈生辨禹碑集前

余登衡山陟祝融之顛下尋方廣經岫嶺之麓未上訪從行道士云山無禹碑雖巖間或有古刻皆已磨滅不

可識矣沈生所得碑本乃嘉靖初長沙太守新安潘君  
鎰得於嶽麓書院後小山草莽間剝苔剔土搨傳人間  
蓋宋人所模刻也生誤傳以為禹本刻甘泉亦未之考  
蓋禹去今數千年衡山石質疎厲當時無碑碣必刻之  
巖間風雨冰雪之所剝落泯沒久矣計宋時亦已無跡  
故歐陽諸公集古錄等編皆無載此又貴於宣王石鼓  
使有之豈皆或遺之哉度宋人此刻亦前古流傳搨本  
余初見亦疑禹稱王不宜稱帝今乃知帝禹刻三字即

宋人所題偶誤耳余昨經寧遠搨九疑山蔡伯喈隸銘  
亦出宋人所補幸有題識可考則漢刻山巖者在宋已  
滅況三代之初乎泰山石堅故秦刻猶存昨觀衡山前  
代題名唐惟李義山三字在祝融火六朝以前無存者  
大抵山石易損故耳豈前此一無題識邪然上古書跡  
自是異寶雖傳刻固可貴也古者書法之興皆取象山  
川蟲魚草木之類禹精於水今篆體皆有流水形出禹  
無疑獨幸沈生精思妙契釋文見義謂非神授不可也

楊殿元用脩在滇南釋之僅數字不同尤可見人心之靈聖跡之妙天然符合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否則千載之下萬里之外安得不約而同若是乎嘉靖戊戌二月既望東橋居士顧璘書于靖陽行臺

題登衡小記前

鄙人自入楚臺旁皇案牘屏絕文藝者兩改火矣比登衡嶽在車者四日宿道院僧寺者三夕絕無公事覽觀奇偉託寄幽遐隱括情景綴而成篇有若不能自己焉

者至郡命吏人錄出凡文與詩至滿若干首昔晦翁游  
此與南軒倡和得詩累帙乃惕然警曰吾黨數日得無  
荒於詩乎遂禁不作今鄙人既還視事所謂鞭朴喧囂  
牒訴倥偬者已交至于前應接不暇給矣欲再取所錄  
一諷詠之竟未可得尚何憂于荒哉是無待禁用藏巾  
笥俟他日歸呈諸泉石舊侶知余膏肓痼疾蓋若沾沾  
云爾

書楚臺贅錄前

余視楚臺決歲小史捧帙跼進曰臺政日萌而月薈今歲且周則壅矣弗輯而檢之必有遺忘複出之患將為法守憂余曰不已贅乎善言人斯誦之矣善政人斯循之矣否猶涕唾然出則棄之而何有於輯哉祇贅耳然性好忘其曰檢之云者或有取於爾勤矣抑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苟存其大都儻亦少為改者資乎於是芟其繁猥存奏䟽若干道案驗若干通批荅若干條

記

遊衡嶽前記

嘉靖丁酉姑蘇顧璘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建節撫楚  
維十有一月巡方問俗自長沙赴衡期謁南嶽屬雨雪  
沍寒彌旬弗解至安仁始見日入衡乃霽煦若春半念  
七日厥明同按察副使姜君儀謁奠于廟訖事乘筍輿  
由中嶺登山過集賢峯麓望胡文定書院不及謁訪鄰  
侯宅皆無知者沿絡絲潭逶迤以上水聲淅然盈耳左

右望天柱紫蓋諸峯揭在雲表諸律光峻嶒如它方名  
山者支分疊出不可指數即所謂七十二峯也問從行  
道士多莫舉其名從者持旌戟前後列行續續如行蟻  
漸陟霄漢人不自覺午至半山亭飯問所謂祝融峯者  
尚不可望再歷側刀峯益峻絕夾徑多竹樹積雪披壓  
撥塞履危凡幾陟降乃見祝融兩尖猶未即至盤旋半  
崖度飛來船石觀宋徽壽嶽大書再經觀音巖則龍嵒  
窠奇窮奇峭之狀蓋山之勝處在是也晡時至絕頂見

石上唐宋人刻名甚多畧知李義山陳從古數公餘不  
悉記踏雪尋太陽泉凍結不流下循石壁題名過會仙  
橋立懸厓小飲而返宿上封寺勁風終夜震撼戶牖僧  
云四時長然雖盛夏亦擁衾當晝無汗豈所謂罡風者  
乎其高可想翼日黎民被貂裘登望日臺觀日出如火  
輪湧起水底遲回搖曳漸上高漢竒莫能狀凡此皆以  
晴霽得盡其勝至二十九日出方廣歸城中途而雨是  
後遂陰晦雪霰連集矣或曰使此行前後一二日皆不

獲遂亦可謂甚幸矣哉夫五嶽名山也歷人甚衆相傳  
為故事者特鮮將難其稱然乎泰山以孔子小天下傳  
特出孟子寓言固非其實嵩山傳漢武三呼萬歲之事  
頗涉虛誕亦著為典蓋孔子大聖漢武天王也其尊大  
實重於嶽苟有寄託則交賴以為勝故傳不朽何必事  
有無哉若衡山所傳乃韓昌黎開雲朱張霽雪二事其  
實亦偶然語耳今書林藝圃誇詡欣艷張為七十二峯  
之藻色言必舉之不亦係乎其人哉璘今日之遊較諸

三公之迹若猶有奇焉者然過則泯矣實以璘莫為之地也然則人士微眇欲馳聲千載之下事宜在大要亦先脩其大者為之本乎因感茲事遂書為記以警

遊衡嶽後記

夫登山者貴知其情不在勢也衡嶽之遊不至祝融不足以其高不至方廣不足以知其邃余初至嶽下道士指天柱石廩紫蓋夫容四峯導予望之仰面極視排漢礙日若云可望而不可登危乎高哉既歷香爐道間

則四峯之椒皆與身等方詭步履在空外及坐半山亭  
乃下指諸頂疑前舊見非是也至登祝融之顛俯視四  
極蒼然一色山川雜陳瑣細莫辨風自遠來其力甚勁  
候與地下絕殊比曉觀日出海體象洞見近若彊中東  
餘游氛浩漫無際限以扶桑其外尚遠乃歎寰宇所周  
僅當天地之中耳再尋天柱諸峯皆培塿丘垤隕乎其  
在地矣記曰祝融去地二萬丈豈其然乎然靈巖怪石  
僧寮佛宇深者僅託澗阿林坳之間可一觀而窮未足

言遽明日乃下西嶺歷南臺出諸峯至平地迴望蒼鬱  
始若不可量復陟某嶺入山尋方廣之道峯迴澗折徑  
盡復通高下連嶂陰晴異壑有溪迢迢夾厓而出觸石  
澎湃聲自遠至中多菖蒲水草青被石上兩厓喬木挺  
生陰若洞房日照弗入積雪縞地間有山茶雜生含萼  
未吐自午達昏上下坡陀幾二十里許其狀如一入寺  
復極幽奧高山壁立類城郭狀有宋徽金書榜曰天下  
名山懸正殿額假榻閑房夜靜泉溜益喧聒寺僧云自

此入西南山益深水益清幾不可窮矣夫然後知衡山之邃乃若此也夫名山之在天地猶聖賢之在人類也匪高莫立其體匪邃莫造其微高而易踰丘陵類也邃而易盡苑囿類也故堯舜樂民之治而揖讓湯武憂民之亂而放伐皆舉古今未有之事特立獨成拔乎羣倫之表其高如何哉至若精神心術之微天理人倫之極窮神盡性愈深愈密探之莫測其端究之莫悉其奧諸人固不易及豈亦諸人所易窺乎所謂邃已此之謂聖

人是以樹置卑者衆易踰蘊藉淺者衆易盡易踰易盡  
山與人皆非其盛者也作後記

奇會亭記

會何云奇也地非通道期非王程壤連楚粵之交人殊  
出處之跡同心久離而暫合同年多逝而僅存不謂至  
奇也乎嘉靖戊戌王正四日璘以職事問俗道州去全  
州百三十里同年少司空竹塘蔣公曙時謝政家居聞  
之躍然單車來會於白雞軍營蓋自丙辰同登至此四

十三年為別亦二十年矣一榜凋謝存者無幾吾兩人  
昔並壯顏今已白首鄉國相去四千餘里氣誼投合每  
許膠漆日以睽絕為恨庸詎知天作之合乃有今會乎  
秉燭銜杯款語達旦天壤間事固莫樂於此亦莫奇於  
此也遂名假宿草舍曰奇會亭刻記巖上百世之下必  
有得吾兩人之心於言外者各賦詩四韻別去副都御  
史姑蘇顧璘書

養竹記

行臺隙壤植竹不記年所矣誓御弗戒採竿食萌索然  
就盡丁酉余至已夏仲榮候過已亟護其後發者僅僅  
得數挺除穢剪繁稍存幽致秋冬南巡弗獲壅培逮戊  
戌春晦始返於臺即申諭羣小視衛惟謹時雨既沃土  
膏乃融銛萌微見叅錯競出始求之累累然如犢斯角  
甫冒茆特生再望之林林然如矛斯卓已森乎其前矣  
由是釋籜為筠布條為葉不踰月而翠蔭蔽於軒序嗚  
呼快哉夫物無所戕乃生其易如此此天地之仁也況

得其所養者乎古人論民休養生息二十年則可富可  
教此義不可不熟因刻于石以告諸將來苟戒其下之  
毋戕則吾黨採竿食萌固享其利無窮也

銘

筆銘

言而不朽惟汝資臧耶否耶

硯銘

澤者柔砥者剛用之所先匪以陽

墨銘

晦為之體明為之用君子法之乃善其動

紙銘

幽而顯者子之功也近而遠者子之窮也一以貫之與  
天齊終蓋存乎眇躬吁其念哉

冠銘

成人有貴自束髮始優游皤如唯爾之恥危且結纓庶  
幾君子

服銘

非法斯戾不衷斯災文質有度唯義是裁

帶銘

斯上帝之命弗脩其職則喪其重

履銘

稱名曰禮式表慎微彼顛而蹶動也或非

舟銘

安危有幾在備具而審時君子毋徒以流連為嬉也

車銘

乘者大夫負者厮徒貴賤之別惟爾其圖之

牀銘

夜不夢晝不寢爾職維其人

席銘

孔子曰席不正不坐偏倚箕踞非過耶

几銘

物也老老而尊尊者也吾少也賤則有司存

鏡銘

匪平匪明鑒則枉矣而今而後善自養矣

櫛銘

朝理吾髮神斯清矣夕理吾髮寢斯寧矣理亂之懸大  
象斯徵兮

劍銘

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不貴爾利貴用之宜

篋銘

其藏不可窺心則知之

祭文

告嶽神文

德有善惡報有吉凶天人一理惟帝宰之故官師執賞  
罰於有位鬼神司禍福於冥冥所以治幽明而安人鬼  
也惟神雄峙大嶽作鎮南維膏澤下土屹為世望璘不  
敏猥秉節鉞臨制茲方幸獲與神相為表裏國家奉神  
以禋祀養璘以厚祿所屬實同惟神聰明正大無隱不

燭璘則塵濁塞劣易於蒙蔽凡民之良暴吏之廉汙雖夙夜究心無補闕漏得無仰丐於靈慈乎茲者行部至衡敬謁祠下陳牲奠粢特申虔告伏惟神鑒其愚不愛開翼俾璘免罪於國亦神所以效能於帝也若璘怠於職任枉於吏民亦難遁於明聽神其無廢至公以拂帝命璘不敢悔

沅州修書院成告薛文清公文

維嘉靖戊戌月日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後學顧璘聞

俗沅州訪故大理卿文靖河東薛公書院堂廡就圯時  
祀久禋遂命知州周積儻工秩禮用虔尊嚮以風來學  
謹具牲酒之奠命積代祭敬昭告曰聖人之學躬行以  
為之本言非其所急也行至焉而言不逮固亦聖人之  
徒多言而不能行其去道也益遠矣孟子曰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聖人之所同也夫何繫於  
言哉魯氏顏氏學為孔子固止乎克己於視聽言動三  
省於人已師友之間而已豈不的然其可見乎宋儒周

元公二程夫子上繼絕學於千載之前誠敬踐履之外  
何假多言為也季世淺儒支離訓詁馳騫玄遠殆與異  
端橫議之學無異故曰道喪於小成言隱於浮華不亦  
大可哀乎恭惟先生會際聖朝崛起三晉璘生也晚不  
得親炙其道夷考名臣錄所載公之嗜義如飲食遠惡  
如探湯去就辭受之節確乎死生禍福之不可奪玩繹  
所著讀書二錄有為必思有得必記省察以慎幾微體  
驗以固操執知行之序坦如堂堦義利之辯較若黑白

其於所謂不行不義不殺不辜之道凜然不敢失其尺寸故道明德立卓然為一代之傑使聖人之道不墜於當今聖人之學可傳於後世非公其誰與歸視諸行不由道而恃言以為教者祇謬且贅終亦何益於傳耳公監銀礦於沅薄利緩征衣被沅民至渥則夫今日屋室之輯俎豆之報其孰曰不然又孰曰不永固非璘一人之私願也謹告

祭東山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脩特羊斗酒之奠遣訓導某致祭  
于大司馬東山劉公之墓曰維公輸忠契合之辰峻節  
艱危之地卓然一代之傑人鮮企及矣金石既隕德流  
彌光璘觀風楚藩爰式仁里瞻望靡由涕泗橫積清醴  
寓忱庶明仰止尚饗

祭大司馬遜齋李公文

大司馬遜齋李公之墓曰公蚤奮高志晚樹偉名視爵  
位之崇如鴻毛也璘最不齒於俗獨濫心賞方璘在巖

壑之幽公獨言於廟堂之上雖聞者不屑受知則深今之感念抑豈以引薦之私也乎璘今再出公已先謝爰經舊里無任含情不知淺薄所効果有當於靈鑒否與幽明匪殊幸相開啓以副楚望非特璘之幸也

祭八厓周按察文

江西按察使八厓周公之墓曰維璘奉公於官聯得公於道軌不可不稱知心為別幾何存亡異路所不昧於公者見於序贊數辭茲者入康成之里撫彥昇之孤亦

既痛心而隕魄矣乃錄蕪辭侑以清酒專遣儒吏焚之  
墓下公不棄余尚其昭鑒

祭沈崇實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牲醴之儀致祭于陝西按察司  
副使年兄沈君之靈曰君昔蚤奮氣橫九區比及晚退  
言噤形枯契濶來覲既驚且吁居幾何時溘焉告殂嗚  
呼痛哉君強力足以任重精察足以洞微果決足以斷  
議通敏足以應機視公卿無難致遭讒媚而中歸又不

使之偕仙人之難老竟疾苦而凋萎豈才賢之多厄抑幽漠之難稽自往古而已然又何歎於今茲余獨傷同袍之寥落酌清醕而增歎尚饗

祭龔叅政文

嗚呼龔君德則璫璣才則豫章天下望之者莫不曰將薦清廟而柱明堂茲叅湖藩之政余獨幸其且展秕政之斤斧遺瘥民之膏粱目未轉盼溘爾云亡慨仁者之不壽值天道之非常嗚呼龔君英爽不昧必知幽明之

故余不得而詰其詳也靈輅將返奠此清觴上以重王國之慟下以導楚民之傍徨

書

啓序菴公

山嶽出雲小草亦潤大賢廣度微才必收故秦誓表其休休周詩頌其濟濟忝惟門下首秉國鈞風動海宇恢大綱而羅細類挽熱物而濯清風士類彈冠民庶帖席璘久沉山澤之癯遽秉節鉞之任感恩知自俯已懷慙

辯通國之匡章罔疑衆口起居家之蘇軾獨斷一心誓  
竭迂愚期全晚末苟無孤於任使尚何計於驅馳

啓桂洲公

猥以猷卣之餘生再臨節鉞之要地敢忘所自實懼難  
承竊以以人事君相臣大體因才授任政府平衡若璘  
者徒以綈袍之故懼遂屬專茵之重薦用馬識道冀暮  
齒之或能驅蚊負山恐綿力之將敗承恩鮑叔願將致  
戒於巾車觀行宣尼期免貽譏於朽木初任多冗申謝

不周伏冀垂亮微忱寬照重罪

啓松臯公

竊念無書乃薦溫公見取於元城不請而言祁老何恩  
於叔向在古僅見於璘實慙恭審門下世秉樞衡兩朝  
之人才由之進退身當柱石四海之公望係其安危乃  
於當軸之初遂及同袍之賤謂沒黯之慙直或有取乎  
愧顏駟之哀遲無能為已飾之丹艧幸再起於溝中收  
於桑榆冀弗玷於榜末

啓浚川公

脫叔向之囚入朝誰託登山公之啓在野奚堪竊念璘  
少縈簪組謬許同心晚隔泥塗倏云白首詎意簿書之  
末技尚勞衡鑒之兼收老馬識途幸見憐於管仲舊劍  
出土敢終負於張華

啓介溪公

白駒空谷久絕意於弓旌彩鳳高岡每遺音於草木元  
城手劄敢上溫公巨源私囊不忘嵇老自甘獨往敢望

同升恭惟門下以一身繫天下之安危以片言定人士之輕重方當入朝之始遂援合志之儔腐草生光雖微蟲之莫數柔蘿上漢高高木之相憐懷恩有由刻骨無已

與後渠書

契濶久踈懶致罪何言比歲起廢幸從大賢後入楚以來謂左右旦夕入京因循闕候狀何乃至今絕聞邪不足論不足論比來形神當復壯王如舊璘則老矣鬢盡

白鬚猶蒼然三年前與蔣子雲痛飲幾痿至今小飲則  
濕病百出豪興索然矣公尚能百榼乎六十後恐宜少  
損之勿謂璘良也文字仍工苦否璘惟信手拈出取適  
情達意而已甚愛薛君采苟以舊作名家今一切為淺  
語何其達邪此亦外物不足以博一生也如何如何璘  
已乞封苟遂此念秋冬當引去過時果蓏自不適口勿  
俟吐出也輒因一笑暑令萬萬加愛是願

寄薛君采

離家時見盛价云尊體未强甚念後來詢得的耗無任  
忻忭比静久想泰宇益廣小物何足以撓之但國家於  
公不當不早用耳近得漁石書云聞君采高人聞近來  
專毀中庸此論不知何由起若中庸則真不可毀豈病  
其言神化太高恐後學馳於玄遠邪此乃子思傳道之  
書不得不言吾道之極致以破老莊虛無之論不可與  
論語教學之言一並觀也冗甚不及細談新刻論語類  
抄序亦畧及漫往一覽高見幸垂示荷荷

寄王道思

入楚後屢見齊使不得公書甚訝問之陳僉憲約之亦云往來有書愈疑之昨得手教乃知少書之故云云感慰無已承榮擢且釋考士之累甚為知友喜然國家人才近日甚敝非公等賢者轉移其間不知士風文體當何所極也僕近上士習疏論此當道竟不覆是謂迂言非是耳勿論勿論前承教聖人之學別有授受僕已於贈言畧及之不知高見謂然否聖人之學即小學大學

具已所以聖狂異途只在天理人欲之別至於為賢為聖亦只以勉強安然定之如今時所言靜功乃禪家徑造直詣之旁門切不可認為篤恭之妙用也公天資絕世亦置疑其間豈程子所謂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乎灼見如何萬萬因便垂示士林領袖所係非小幸勿姑息是望

憑几集卷五

寄王道思

入楚後屢見齊使不得公書甚訝問之陳僉憲約之亦云往來有書愈疑之昨得手教乃知少書之故云云感慰無已承榮擢且釋考士之累甚為知友喜然國家人才近日甚敝非公等賢者轉移其間不知士風文體當何所極也僕近上士習疏論此當道竟不覆是謂迂言非是耳勿論勿論前承教聖人之學別有授受僕已於贈言畧及之不知高見謂然否聖人之學即小學大學

具已所以聖狂異途只在天理人欲之別至於為賢為聖亦只以勉強安然定之如今時所言靜功乃禪家徑造直詣之旁門切不可認為篤恭之妙用也公天資絕世亦置疑其間豈程子所謂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乎灼見如何萬萬因便垂示士林領袖所係非小幸勿姑息是望

憑几集卷五